

# 山鄉巨變

周立波

插图：吳靜波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这部小說，从反映的历史情况和典型意义看，可以說是“暴风驟雨”的續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改，一个写的却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們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驟雨。

小說集中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僻靜的山乡，在农业合作运动中所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千年的私有制的經濟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面貌，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期中連根被掀翻。

作者用細膩的笔，带着亲切的乡土气息，刻划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大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显明的性格和特征，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 865 字数 220,000 开本 635×927 耗  $\frac{1}{16}$  印张  $22\frac{1}{4}$  插頁 13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1—1000册

定价 3.2,00元

## 目 次

一 入乡	1
二 支書	15
三 当夜	33
四 面糊	45
五 爭吵	54
六 菊咬	72
七 淑君	84
八 深入	103
九 申請	110
一〇 途中	125
一一 区上	133
一二 离婚	145
一三 父子	157
一四 一家	165
一五 恋土	185
一六 决心	191

一七	夫妻	198
一八	山里	212
一九	追牛	233
二〇	张家	254
二一	镜面	275
二二	砍树	294
二三	辛劳	307
二四	回心	319
二五	捉怪	339
二六	成立	347

## 一 入 乡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資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門口挤挤夹夹涌出来，散到麻石鋪成的长街上。他們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談講和笑鬧。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禱或含笑的咒罵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們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資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节令是冬天，資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綠，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轉船身，往对岸蕩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細浪，发出清脆的、激蕩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緩慢，排筏也好象沒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象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輕捷的漁船正在撒网。鸕鶿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漁人用篙子把鸕鶿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們上来，繳納嘴上衔的俘获物：小魚和大魚。

蕩到江心的橫河划子上，坐着七八個男女，內中有五六個幹部。他們都把被包雨傘從身上取下，暫時放在船艙里，有的抽煙，有的談笑。有位女同志翻身伏在船邊上，在河里搓洗着手帕。

“鄧秀梅，你怎麼不走石碼頭過河？”一個後生子含笑問她。

“我為什麼要走那邊過河？”洗手帕的女幹部回轉臉來問。

“這還要問？余家杰不是走那一條路嗎？”

“他走那條路，跟我有什麼相干？”鄧秀梅涮好手帕，回轉身，重新坐在船邊上，兩手扯着濕帕子，讓它在太陽里晒着，一邊這樣問。

“你不跟他去，實在不應該。”後生子收了笑容，正正經經說。

“什麼應該不應該？我為什麼要跟他，他為什麼不跟我？”鄧秀梅盯着他問。看樣子，她是一個泼泼辣辣的女子。緊接着，她撇一撇嘴，臉上略帶嘲弄的笑容，說道：“哼，你們男同志，我還不曉得！你們只想自己的愛人象舊式婦女一樣，百依百順，不聲不氣，來服侍你們。”

“你呢？只想天天都過‘三八’節。”後生子的嘴巴也不放讓。

“你們是一腦壳的封建。”

“你又來了，這也是封建，那也是封建。有朝一日，你懷了毛毛，也會蠻攀五經地跟余家杰說：‘你為什麼要我懷孩子，自己不懷？你太不講理，一腦壳封建。’”

滿船的人都笑了。

“我才不要孩子呢。”笑声里，邓秀梅低着头，自言自語似地說。她的脸有点紅了。这不是她心里的真話。接近她的人們說，其实她也蛮喜欢小孩子，跟普通的妇女們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象自己，也有点象另外的一方。但不是現在，現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頑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給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了孩子，会碍手碍脚，耽擱工夫。

“坐稳一点，同志，洋船来了，有浪，看船偏到一边了，快过去一个。”艄公看見邓秀梅一边，只坐两个老百姓，比对面少两个人，一边蕩桨，一边这样地調摆。

“都不要过去，老乡你們也过来。讓她一个人，独霸半边天。”爱逗耍方的后生子又笑着說。

“还不坐匀呀，浪来把船打翻了，管你半边天，两边天的，都要洗冷水澡了。”艄公着急說。

划子两边的人終於坐匀了，艄公掌着桨，讓划子一顛一簸地，輕輕巧巧地滑过了洋船激起的一个挨一个的不大不小的浪头，慢慢靠岸了。邓秀梅跟大家一起，背好被包和雨伞，站起身来，显出她那穿得一身青的，不高不矮的，匀称而又壮实的身段。他們上了岸，还是一路談笑着，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岔路口，邓秀梅伸出她的微胖的右手含笑点头道：

“再見吧，孩子們。”

“你有好大了，叫我們孩子？”那个后生子又說，一边握住她的手。

“你不是孩子，是姑娘嗎？”

邓秀梅跟大家一一握了手，隨即收斂了笑容，露出严肃的脸色來說道：

“同志們，得了好經驗，早些透个消息來，不要瞞了做私房。”

“我們会有什么經驗呵？我們只有一脑壳的封建。”調皮后生子又还她一句。

邓秀梅沒有回应，同在一起开了九天会，就要分別了，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她有意地放一放讓。看他們走了好远，她才轉过身子來，沿着一条山边的村路，往清溪乡走去。

邓秀梅的脚步越走越快了，心里却在不安地默神。她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她經歷中，是个新工作。省委开过区書會議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級干部会<sup>①</sup>，討論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決議，听了毛書記的报告，理論、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作法，县委也有詳細的交代。但邓秀梅有这个毛病，自己沒有实际动手做过的事情，总觉得摸不着头路，心里沒有底，不晓得会发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好在临走时，毛書記又个别找她談了一回話，并且告訴她：清溪乡有个頂好的支部，支部書記李月輝，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他和群众的关系也不错。她又从許多知道李月輝的同志的口中打听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气，知道他是一个可以依靠，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

---

<sup>①</sup> 召集县級、区級、乡級的干部在一起开会的大会，叫做三級干部会。



一九四九年，家乡才解放，邓秀梅就参加了工作。划乡建政时，她还是十五岁的扎着两条辮子的姑娘，身材却不矮，不象十五岁，倒象十八九。她記得，有一回，乡里准备开群众大会，工作组的一位北方同志头天动员她，叫她在会上講話，她答是答应了，却急得一个通宵沒閉眼。半夜三更，她一个人爬起来，偷偷摸进空洞幽暗的堂屋，低声細气練她的口才。第二天，当着几百人，她猛起胆子，講了一陣。站在講桌前，她的两腿直打战，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她本来是个山村角落里的，沒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小时候，只讀得一年老書，平素街都怕上得，一下子要她当人暴众，講起話来，把她心都急烂了。

从那以后，邓秀梅一直工作了七年。土改时期，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之下，又憑着自己的鑽研，她的政治水平不弱于一般县委，語文知識也有初中程度了。她能記筆記，做总结，打彙报，写情書。随着年龄的增长，經驗的积累，邓秀梅变得一年比一年老練了。她做过长期的妇女工作，如今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这回搞合作化运动，組織上把她放下来，叫她单独負責一乡的工作。县委知道她的工作作风是舍得干，不信邪，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只是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彙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見得十分精确。

邓秀梅轉弯抹角，沿着山边，踏着路上的山影、树蔭和枯黄的落叶，急急忙忙走了十来里。她的脚力有些来不及，鞋子流水<sup>①</sup>踢着路上的石头。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

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被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sup>①</sup>、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付毛笔书写的，字体端丽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看完这对子，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

“好大的口气。”

接着，她想：“这付对联不是正好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

才想到这里，只见山边的路上，来了一个搨竹子的老信子。他从清溪乡的方向走来，好象要上街。邓秀梅看见他脸

① 常常。

② 黄鼠狼。

上汗爬水流，出气不赢，連忙招呼他：

“老人家，累翻了吧？快放下来，歇歇肩再走。”

这个人看看太阳还很高，就停了脚步，把竹子放在路边上。他解下围巾，敞开棉袄，走了过来，坐在邓秀梅对面的一块石头上，用围巾揩干了脸上的汗水。看见邓秀梅左手腕上，露出一个小手表，他笑笑問道：

“同志，什么时候了？”

“快两点了。”邓秀梅看了看手表，回答他說。她又仔細打量他。只見他头上挽条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旧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馱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他的脸很瘦，額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皺紋，身材矮小，背有点駝，年紀五十开外了。和这同时，老馆子也在打量邓秀梅。他看見她穿一身青斜紋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領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領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枝鋼笔，插一把牙刷，她沒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門頂上挑开一条縫，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两撇弯弯的、黑黑的眉毛，又細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鬢边，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从打扮上看，老馆子猜她是一个干部，带点敬意地問道：

“同志你进村去嗎？”

“是呀，到清溪乡去。”

“是到我們那边去的嗎？那好极了。”老馆子笑着說道。

“你是清溪乡哪一个村的？”

“上村。”

“貴姓？”

“不敢，姓盛。”

“台甫是？”

“佑亭。同志你尊姓？”

“我姓邓。你这竹子是……”邓秀梅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三根楠竹上。

“是我自己山里的。”盛佑亭連忙声明。

“捅到街上去卖破？”邓秀梅又問。

“是的，想去换一点油盐。”盛佑亭偷偷瞄邓秀梅一眼，随即好象不好意思似地把脸轉过去，望着路的那边的山上。看着他的这神情，邓秀梅心里起疑了，又問：

“你老人家流水砍竹子卖吧？”

“哪里！”盛佑亭扭轉臉来，連忙摇头：“輕色不砍。”

“你的竹山是祖业嗎？”

“土改分的。不是搭帮毛主席，我連柴山都沒有一块，还有什么竹山呵？”

“这几根竹子，卖得几个錢？”

“卖不起价。”

“那你为什么要卖？”

“唉，同志不晓得，是我婆婆的主意，她听人說，竹子都要归公了。”老信子坦率地說。

“归公？哪一个說的？”

“不晓得，是我婆婆听来的。我跟她說：‘就算归公，也沒亏我們。解放前，你我有一根竹子嗎？普山普岭，还不都是

人家財主的？要夾个篱笆，舞<sup>①</sup>根竹尾巴，都要低三下四去求情。’”

邓秀梅听了他的话，心里暗想：“这人有一点罗嗦，不过，听口气，倒是个好人。”想到这里，她含笑問道：

“你是貧农吧？”

盛佑亭点点头，但又好象怕人看不起似的，混<sup>②</sup>道：

“不要看我穷，早些年数，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呢。有一年，我到华容去作田，收了一个饱世界，只差一点，要做富农了，又有一回，只爭一点，成了地主。”

“做了地主，斗得你好看！”邓秀梅笑着插断他的话，心里又想：“这个人有点糊塗。”她所認為糊塗的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信子歇了一陣气，元气恢复了，劲板板地只願混他的：

“記得头一回，刚交紅运，我的脚烂了，大崽又得个伤寒，一病不起。两场病，一場空，收的谷子用得精打光，人丢了，錢棚也罄空，家里又回复到老样子了，衣无領，褲无襠，三餐光只喝米湯。二回，搭帮一位本家借了我一笔本錢，叫我挑点零米卖，一日三，三日九，总多多少少，賺得一点。婆婆一年喂起两栏猪，也落得几个。几年过去，聚少成多，滴水成河，手里又有几块花边了，不料我婆婆一連病了三个月，花边都长了翅膀，栏里的猪也走人家了……”

“面糊你还在这里呀？”路上一个挑柴禾的长子农民，一边换肩，一边这样問。盛佑亭扭过脸去說：

① 舞：弄。

② 混：即聊天，也有吹牛的意思。

“来吧，长子，歇一肩再走。”

“不了，天色不早了。”

长子农民挑着柴禾一直往上街的方向走去了。

“他也是清溪乡来的？”邓秀梅问。

“是的。”盛佑亭答应。

“他叫什么？”

“他呀，大名鼎鼎，到了清溪乡，你会晓得的。”

“钱用完，人好了吧？”邓秀梅把先前的话题又扯转来。

“退财折星数，搭帮菩萨，人倒是好了。我给我婆婆送了个恭喜说：‘这下子，你好了，我也好了。’我婆婆问：‘你又没病，有什么好的？’我说：‘夜里睡觉，省得关门，还不好吗？’我婆婆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明白人，这都不明白？这叫夜不关门旁壮胆。’她叹了一口气说：‘唉，背时的鬼。’她自己生病，把钱用光了，还骂我背时，一定要替我算个八字。有一天，听见村里有面小铜锣，阴一声，阳一声，当当地敲过来了……一只竹鸡。”盛佑亭眼睛看着路那边的山上的刺蓬里，扑扑地飞起一只麻灰色的肥大的竹鸡，眼睛盯着它说道：“好家伙，好壮，飞都飞不动。”

“你算了命吗？”邓秀梅笑着问他。

“我婆婆要算，我说：‘你有算八字的钱，何不把得我去打酒吃？’她一定要算，要孩子把瞎子叫来，恭恭敬敬，请他坐在堂屋里，把我的生庚八字报给他。瞎子推算了一阵，就睁开眼睛，对我婆婆说：‘恭喜老太爷，好命，真是难得的好命。’把我婆婆喜仰了，连忙起身，又是装烟，又是筛茶，问他到底怎样的

好法。瞎子抽了一壶烟，端起茶碗说：‘老太爷这命大得不是的，这个屋装你下不了，你会去住高楼大瓦屋，你们大少爷还要带兵，当军长。’我插嘴说：‘我大崽死了，得伤寒死的。他到阎王老子那里当军长去了。’瞎子听说，手颤起好高，端着茶，泼一身一地。走江湖的，心里活泛，嘴巴又快，又热闹，他说：‘老太爷，老太太，你们放心，包你的圈，瓦屋住定了，将来住不到，你来找我。’他自己连茅屋都没得住的，东飘西荡，你到哪里去找他？”

“你住到瓦屋没有呢？”

“说奇，就奇在这里，真有点灵验。土改时，我分一幢地主的横屋，一色的青瓦。”

“你的命真算不错了。”

“不是搭帮共产党、毛主席，自己还有这力量？不过，也是空的，我劳力不强，如今是人力世界，归根结底，还是靠做。”

“做有什么不好呢？”

“做是应该的，只是年纪上来了，到底差劲了，早些年数，莫说这三根竹子，哼！”

“你老人家今年好大了？”

“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来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盛佑亭说到这里，看见邓秀梅的一双黑浸浸的眼睛对他一鼓，晓得不妙，自己失了言，犯了这个女干部的忌諱了，连忙装做不介意，说了下去：“崽顶大的，今年还有十五，才进中学，等他出力时，我的骨头打得鼓响了。”

“那不至于。你还很英雄。”

“这还不是正合一句老話所說的：‘有錢四十称年老，无錢六十逞英雄。’”

“逞英雄的，如今走得起。”

“走得起，当不得飯吃，还是應該有一个帮手。”

“你入了互助組嗎？”邓秀梅急轉直下，有意地把談話引到她感兴趣的題目上来。

“入了。”

“那你不是有了帮手了？你們乡里，有几个組？”

“我摸不清。”

“你們那个組办得如何？”

“不足为奇。”盛佑亭搖一搖頭。“依我看，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家搞到一起，淨扯皮。”

“扯些什么皮？”

“赶季节，搶火色，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哪一家都不肯放讓。組长倒是一个好角色，放得讓，吃得亏，堂客又挑精，天天跟他搞架子。”

“为些什么？”

“堂客問他要米煮，要柴烧，不如她的意，就吵。”

“住在山窝里，还没得柴烧？”

“可怜你要他有工夫罗，一天到黑，不是这个会，就是那个会。去年今年，他又一連两回选上了模范，忙了公事，誤了家里。村里一班賴皮子，替他編了一些話，說是：‘外头当模范，屋里沒飯噉。’又說：‘模范干部好是好，田里土里一片草。’”

“他堂客不能帮他一手嗎？”



“靠她？她是娘屋里的那莞种，只想吃点松活飯。这号堂客，要是落到我手里，早拿楠竹丫枝抽死了。”

“你这样厉害？”邓秀梅笑着問他。

“对不住。不要看我这个样，我是惹发不得的，我一发起躁气来，哼，皇帝老子都会不認得。”

邓秀梅暂时还不打算研究这位老信子的脾气到底大不大，她所关怀的是他說起的那个互助組，和那位組长的家境。

她問：

“你看呢？你們組长堂客的思想，能改不能改？”

“我看費力，这段姻緣，当初我就打过破。如今，她口口声声地說：‘我們还是求个好好散場吧。’”

“要离婚嗎？”

“有这个意思。”

“她有孩子嗎？”

“生了个伢子，三岁多了。伢子倒乖，脸模子儼象他媽媽。”

“为了孩子，她也不該这样子。你們上邻下舍，也不去劝劝？”

“我只懶得去，是这号貨，劝不轉来的。我婆婆倒去过两回，不行，水都泼不进。”

“我忘記問，你們組长叫什么名字？”

“刘雨生。”

“刘雨生？”邓秀梅沉吟一下說：“这名字好熟。”

“他流水到县里开会，你們一定見过的。”

“呵，記起来了，是个单单瘦瘦，眼睛有点不好的角色，是